



延绪山庄所在弄堂回牌坊上背面阴刻的“阴阳合德”四个字依然清晰可辨。(资料图)

前些时日，偶然得了一本民国旧碑拓——《三建延绪山庄碑记》。此碑由清末民初古文大家袁思亮撰文、晚清太史刘未林法书，金石气韵十足，透着岁月磨洗的厚重感。

起初只是欣赏书法，读着读着，却被碑文中的往事打动。碑记中写到的延绪山庄是一处寄柩之所，为旧时客死异乡的人停放棺柩、等待归葬的地方，最早由沪上宁波帮先驱叶澄衷、何天生、朱葆三、何瑞堂等发起筹建。碑文详细记载了延绪山庄的成立经过及三次扩建，堪称宁波商帮的重要史料。

顺着拓本上的文字按图索骥，一座曾在上海滩声名赫赫、如今却隐没于市井尘烟中的建筑，带着那段关于宁波帮的往事渐渐浮出了水面。

## 百年风雨又清明

# 上海旧弄堂里，一条被遗忘的回家路

□壹壹

### 一、十里洋场的生死托付

人们常说，近代上海的繁华，有一半是宁波人打拼出来的。

1843年上海开埠之始，黄浦江畔尚是一片泥滩，一艘艘乌篷船已载着宁波人陆续而至。他们或入洋行，或走商号，或立足码头街市，从微末起步，凭着一口“石骨铁硬”的宁波话抱团扎根，渐渐站稳脚跟，在这座新兴的商埠里自成一脉。这个群体后来有了一个名字——“宁波帮”，他们办银行、兴贸易、做航运、建实业，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今天，人们谈起这段历史，往往只看到了十里洋场上的长袖善舞，却很少想到另一件事：这些在异乡打拼的人，一旦病逝或遭遇不幸，谁来安置他们的身后事？

《三建延绪山庄碑记》为我们拼凑起了这块缺失的拼图。

当时，上海闯荡的宁波人很多，其中不乏客死异乡者。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，即便身歿，遗体也

要回到故乡入土为安。但在交通不便、战乱频仍的年代，灵柩往往需要找一个妥当的场所暂存，等待家人或同乡会馆安排运回原籍。这便催生了“殓舍”（或称丙舍、寄柩所）这一特殊的时代产物。

延绪山庄，取的是“延嗣续绪”之意。从碑文来看，山庄经历了三次选址与扩建。

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旅沪宁波同乡集资在虬江路买下五亩荒地，建起五十间殡室，这便是延绪山庄最初的雏形。1906年，迁建至芷江西路，占地八亩，增建殡室一百几十间，取名为“天下会馆”。到了1926年，由镇海商人戴运来、戴耕莘父子等接力倾囊，耗资六万两白银，在当时市郊的老沪太路买下十七亩荒地，完成了规模空前的第三次扩建，定名“延绪山庄”。这次建成的山庄，拥有殡室三百余间，可以容灵柩二千五百具，如碑文所记：“规模伟备，自有殓所以来，未

之有也”，毫无争议地成了当时上海滩之最。

这六万两白银砸下去，换来的是逝者的体面。碑文中详细记载了山庄内的硬件标准：“爽垲黝洁，无潮湿蒸变之患；防护周固，无水火灾盗贼之警”。停放的棺木不仅清爽安全，山庄更实行了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，详细标明姓名郡县及年月日，不让任何一具遗骨因为岁月的漫长而模糊了身份。

彼时的上海滩，各类同乡会的寄柩所并不少，但别家停柩之所，要么只向同籍乡人开放，要么租金高昂，唯独延绪山庄明文规定：“四方旅卒，不克归葬者，咸得而厝焉。”只要是客死上海、暂时无法归乡的异乡客，无论是否宁波籍，皆可在此安放。成立之初，寄柩的年费只要2元，门槛之低，在当时实属罕见。

说白了，这一处山庄，是为亡者铺就的一条回家的路。

### 二、停柩簿上的时代风云

回望当年，延绪山庄的停柩簿上，写满了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与惊心动魄。

1914年1月，中国近代出版业巨头、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，在河南路发行所门前突遭暗杀，连中数枪身亡。夏瑞芳本是上海青浦人，但因其社会地位之高与遇刺背景之敏感，其灵柩并未草草下葬。在举行了轰动上海滩的追悼大会后，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特派中西探捕一路全副武装护送，浩浩荡荡地将夏瑞芳的灵柩暂厝于芷江西路的延绪山庄三个多月，直到1914年5月9日入土西郊万国公墓。

在延绪山庄里，停放过身家巨

万的商贾，也接纳过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。1927年，大革命失败后，早期浙江共产党员周泽被捕，最后在狱中被折磨致死。其友人连夜筹款，为他买棺入殓，将灵柩暂厝于延绪山庄。三天后，周泽的父亲赶到上海，将儿子的棺柩运回故土安葬。在白色恐怖时期，山庄的这道高墙，也替一位痛失爱子的父亲，守住了最后的体面。

在上海滩林立的殓舍之中，延绪山庄是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墓地的殓舍。山庄寄柩以三年为限，期限之内，家属可随时前来迎请回乡；若逾期仍无亲友认领，则由山庄代为料理，将其免费安葬

于山庄专属的义冢之中，让那些回不去的异乡客，在死后有了一个着落。

1947年，时局动荡之中，大量难民涌入上海，占据了上海众多存放尸棺的场所，寄柩所风波爆发。次年秋，延绪山庄也被难民占领，难民在棺材堆里生火做饭，甚至在棺柩上晾晒衣服。这座本为亡者而建的山庄，以一种荒诞而凄楚的方式，收容了走投无路的活人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殡葬制度改革与城市建设推进，旧式寄柩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延绪山庄也在这样的变迁中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### 三、阴阳合德的历史见证

今年刚好是老沪太路延绪山庄（三建）落成一百周年。

一百年过去了。如今的静安区老沪太路205号，四周早已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。昔日规模宏大的延绪山庄，大半已被城市的巨轮碾平，仅剩下西部区域的三幢老平房变成了一家废品回收站。弄堂口民国风格的牌坊上，正面“延绪山庄”四字已经漫漶不清，背面阳刻的“阴阳合德”四个字依然清晰可辨。

在这个百年纪念的节点上，这里不会有隆重的仪式，甚至路过的妇孺老少，也不知晓这堵残墙背后，当年曾有两千多具灵柩暂厝于此。

不过，这牌坊上“阴阳合德”四个大字，却无声地见证了那一代宁波商帮的厚道与格局。谈及宁波帮的善举，人们总赞誉他们捐建学校、医院、福利院，这些造福生者的功德，是为“阳”。而延绪山庄补上了最难、也最隐秘的一环：斥巨资建起的寄柩所，守护了逝者的尊严，是为“阴”。一阴一阳，阴阳合德，生死皆有托付，这才构筑起了百年商帮的精神底色。

就像碑文中有一句极其深刻的论断：“掩骼除骴，王者之政也”，安顿好死者，才算是守住了一个社会文明与秩序的底线。

清明将至，在这个缅怀的节气里，重读这份碑帖，意义绝不仅仅是凭吊一处残破的建筑。真正要铭记的，是在百年之前弱肉强食的十里洋场上，曾有一群财富的开拓者，在算盘与账本之外，为素昧平生的异乡客，留着一条体面而庄重的回家之路。

最后，让我们记住碑记中提到的这些名字：

叶澄衷、唐茂之、何天生、朱葆三、何瑞堂、刘东峯、陈世澜、费鸿生、阮可均、俞文焕、周绍贤、戴运来、项如松、费鸿生、严子均、谢蕻窗、袁履登、董杏生、戴耕莘。

是为记。



延绪山庄的三幢老平房如今成了一家废品回收站。(资料图)